



“筛酒”词义探源

张相平

“筛酒”一词在近代汉语中习见的意义是“斟酒”，如《醒世恒言》第十卷：“刘公去暖一壶热酒，切一盘牛肉，两碟小菜，两副杯箸，做一盘儿托过来摆在桌上。小厮捧过壶来，斟上一杯，双手递与父亲，然后筛与自己。”《金瓶梅词话》第一回：“只见迎儿小女早暖了一注酒来。武松道：‘不必嫂嫂费心，待武二自斟。’”妇人也掇一条凳子，近火边坐了。桌上摆着杯盘，妇人擎盏酒，擎在手里，看着武松：‘叔叔满饮此怀！’武松接过酒去，一饮而尽。那妇人又筛一杯来，说道：‘天气寒冷，叔叔饮个成双的盏儿。’武松道：‘嫂嫂自饮。’接来又一饮而尽。武松却筛一杯酒，递与妇人，妇人接过酒来，呷了，却擎注子再斟酒，放在武松面前。”例句中，“筛”与“斟”成对文格局，“筛酒”作为“斟酒”义尤为明朗。

“筛酒”何以有“斟酒”义？它与“取粗去细”之工具“筛”以及上古表示“滤酒”的“酏”一词有没有渊源关系？这个问题引发了《何谓“筛酒”》（《咬文嚼字》2003年第9期）、《“筛酒”就是斟酒》（《咬文嚼字》2004年第5期）两篇文章之争。前者认为“筛酒既不是斟酒，也不是温酒，而是一个筛滤的过程”，并引《诗经》“酏酒有衍”一语，认为“筛字古作酏”。后者以方言和字书为证对此持相对意见，正如其标题所言，认为“筛酒就是斟酒，不是滤酒”。并认为“‘筛酒’的‘筛’是假借字”，与“筛沙子”的“筛”毫不相干。（作者虽然认为“筛酒”的“筛”是假借字，但并未指明其本字）我们认为要弄清楚这个问题，应以历史的观点探明“筛”、“酏”、“斟”的发展源流关系，而不是臆断“筛字古作酏”或单凭现代方言和字书妄下结论。

“筛”字，《说文》未收。“筛”字古作“篴”、“簾”。《说文·竹部》：“簾，竹器也。可以取粗去

细。从竹丽声。”段玉裁注：“俗云篴箩是也。《广韵》云：‘簾，淥也，能使簾者上存，细者淥下。’簾、篴，古今字也。《汉·贾山传》作‘筛’。”“筛”字，目前始见文献即《汉书·贾山传》“筛土筑阿房之宫”。“酏”，《说文·酉部》：“酏，下酒也，一曰醇也。从酉丽声。”即滤酒，滤去酒糟。《诗经·伐木》：“伐木许许，酏酒有萸。”毛亨传：“以筐曰酏。以藪曰淥。萸，美貌。”孔颖达疏曰：“以筐曰酏，以藪曰淥者，筐，竹器也。藪，草也。漉酒者或用筐，或用草，于今犹然。毛氏盖相传为说，因酏言淥，逆解下文。用草者，用茅也。传信四年《左传》曰：‘尔贡苞茅不入，王祭不供，无以缩酒。’是也。”《后汉书·马援传》：“击牛酏酒。”李贤注：“酏，犹滤也。”关于“一曰醇”，段玉裁注曰：“按醇盖误字。当作淳。水部曰：‘淳者，淥也。淥者，浚也。其义与下酒同耳。而分二者，言淳言淥，则不专谓酒也。’”通过段注及“酏”的形符为“酉”，可以看出当时表示“过滤”义词语，“酏”字专谓“滤酒”。“簾”、“酏”声符相同，均为“丽”声，在“过滤”义上，一个表示工具，一个专表滤酒动作，体现了古人对物象、动作明确分工的认识。

在语言的长期使用过程中，“筛(簾)”、“酏”有着各自的演变轨道。

“筛(簾)”由作为过滤的工具，逐渐引申出动作义“过滤”。如《汉书·贾山传》：“筛土筑阿房之宫。”《金匱要略·中风历节病脉证并治第五》：“上十二味，杵，粗筛，以韦囊盛之，取三指撮，并花水三升，煮三沸，温服一升。”《伤寒论》上编“大陷胸丸方”：“右四味，捣筛二味，内杏仁、芒硝研如脂，和散，取如弹丸一枚。”《抱朴子·内篇》卷四：“小丹法，丹一斤，捣筛，下淳苦酒三升，漆二升，凡三物合，令相得，微火上煎令可



丸。”《齐民要术》卷第四：“或磨或捣，下细绢筛；粗者更磨捣，以细尽为限。”卷第八：“作榆子酱法：治榆子仁一升，捣末，筛之。清酒一升，酱五升，合和。一月可食之。”此义项延续及近代汉语直至现代汉语中。如《酉阳杂俎·续集卷六·寺塔记下》：“常于奥室立禅，尝白魏云：‘先天菩萨见身此地。’遂筛灰于庭，一夕有巨迹数尺，轮理成就。”《古尊宿语录》卷四十六：“举石霜在汾山会下作米头。一日筛米次。汾山云：‘施主物不要抛撒。’石霜云：‘不抛撒。’汾山于地上拈得一粒米云：‘汝道不抛撒。者个是什么？’石霜无语。”《警世通言·第八卷崔待诏生死冤家》：“竹引牵牛花满街，疏篱茅舍月光筛。琉璃盏内茅柴酒，白玉盘中簇豆梅。”《北东园笔录三编·卷五雷震卖豚人》：“妇置儿于碓室，复追之。小姑方筛米，闻言未及投抱，儿爬至碓下，舂如泥。”《儿女英雄传》第二回：“只是安太太那里经过这些事情，只吓得他体似筛糠，泪流满面。……”可以看出在汉语发展历史上，“筛”作为取粗去细的动作义“过滤”是十分稳定的，而由于其“过滤”动作与“斟酒”动作相似，均有“下”的动作，故到元代，“筛”又引申为“斟酒”义。《全元南戏·杀狗记》“生：‘生事之，死葬之，祭之以礼浇奠取。’净偷酒吃介。生：‘兄弟，你方才筛的酒，怎么不见了？’丑：‘想是孙阿伯吃了。’净：‘待我来斟酒。’生：‘望你阴空相保庇。’丑偷酒吃介。生：‘兄弟，你斟的酒，怎么又不见了？’净：‘想是孙阿姆吃了。’”前说“筛”，后说“斟”，可知“筛(酒)”即“斟(酒)”。明清小说中“筛”作“斟”义用例更为繁夥。除本文开篇所举之例外，又如《水浒传》第二十九回：“仆人已自安下肴馔，将酒来筛。武松道：‘不要小盏儿吃，大碗筛来，只斟三碗。’仆人排下大碗，将酒便斟。”《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》第八十五回：“稚农起身，招呼到当中一间去，亲自筛了一轮酒，定了坐。便叫醉公代做主人，自己仍到房里歇息。”

“酺”因“滤酒”动作含有“分”的行为，故到了汉代引申出“分疏”之义。如《汉书·沟洫志》：“于是禹以为河所从来者高，水湍悍，难以行平地，数为败，乃酺二渠以引其河。”颜师古注：“孟康曰：‘酺，分也。分其流，泄其怒也。’”

但中古时期，其主要义位依然是“滤酒”。如《马王堆汉墓帛书·养生方》：“十一□孰(熟)矣，即发，勿酺，稍□□清汁尽，有(又)以□□酒沃，如此三而□□。以酺食饮音(杯)。”《后汉书·马援传》：“封援为新息侯，食邑三千户。援乃击牛酺酒，劳飨军士。”李贤注云：“酺，犹滤也。”至近代仍有此用法，如《景德传灯录》卷十四：乡洞獠民畏鬼神多淫祀。杀牛酺酒习以为常。(《大藏经51册》)类同“筛”，“酺”又逐渐引申出“斟酒”义。“酺”字明显作为“斟酒”义亦出现在元代。关汉卿《望江亭中秋切鲙》第三折：“张千云：‘李稍，抬果桌过来。’”李稍做抬果桌科，云：‘果桌在此。我执壶，你递酒。’张千云：“我儿，酺满着。”互做递酒科，云：‘大人，满饮一杯。’”至明清时期，“斟酒”义已经成为“酺”的主要义位。《西游记》第三十四回：“那大圣口里与八戒说话，眼里却抹着那些妖怪。见他在里边吃酒，有几个小妖拿盘拿盏，执壶酺酒，不住的两头乱跑，关防的略松了些儿。”又《醒世恒言》第二十九卷：“楠饮之，甘美异常！问道：‘此酒出于何处？’道人答道：‘此酒乃贫道所自造也。贫道结庵于庐山五老峰下，居士若能同游，当恣君酺酺耳！’卢楠道：‘既有美酺，何惮相从！’”句中“斟”、“酺”同义连文。又《绣像金瓶梅词话》第七十五回：“玉筍在傍，请问：‘爹，你吃酒放卓儿，酺甚么酒你吃？’西门庆道：‘有菜儿摆上来，有刚才荆都监送来的那豆酒取来，打开我尝尝看好不好吃。’只见来安儿来家回话。玉筍连忙便提酒来，打破泥头，倾在钟内，递与西门庆呷了一呷。”《聊斋志异》卷二：“少间妇果至，置几上燔鸡、咸鳧肩各一，即抽刀子缕切为脍。酺酒调羹，欢洽异常。”从众多用例的文本环境来看，“酺”显是作为“斟(酒)”义在近代汉语口语中被广泛应用，而已非“滤酒”义。

另外，在汉语史上作为“斟酒”义有一个十分稳定的词语，那就是“斟”。“斟”，《说文》：“勺也，从斗甚声”。段玉裁注曰：“勺，《玉篇》、《广韵》作酌。按许以盛酒行觞为酌……”如《韩非子·外储说左上第三十二》：“一曰，宋人有少者亦欲效善，见长者饮无余，非斟酒饮也而欲尽之。”《搜神记》卷三：“颜依言而往，果见二人围



颠当、肴酱俗语溯源

国一妹

一、穷得叮当响

俗语“穷得叮当响”，流行面颇广，但是问其来源，或者问其原因，为什么穷就能叮当作响，多数人都茫然不知其究竟。

俗语状富往往说“富得流油”，也说“肥得流油”。汉语中的“富”和“肥”是相通的，但是在有些场合，说“肥”而不说“富”：来钱的差事说“肥差”，不云“富”，而“富”义自显。过去官员候补，让人眼红的差缺叫“肥缺”，就是空缺的阔差事，尚未有主儿的“肥差”。“肥差”、“肥缺”都是来钱的阔差事。肥与富既然同义相通，所以“富得流油”也就是“肥得流油”，而且从“流油”看，“富得流油”应当是从“肥得流油”引申而来的。

俗语状富的“流油”和状穷的“叮当响”相对，而“富得流油”源于“肥得流油”，那么，状穷的“叮当响”就有可能源于状瘦。俗语中还真有用“叮当”状瘦的，不过不说“瘦得叮当响”，而说“瘦得像个叮当”，“叮当”成名词了。作为名词的“叮当”用以比方瘦，它就应当是某种动物的名称(动物才说肥瘦)，而且这种动物应当是瘦

小的典型。缘此就可以落实“叮当”的身份了：“叮当”声转为“颠当”，而“颠当”正是一种动物，而且是瘦小的动物。

唐朝段成式《酉阳杂俎·虫篇》有关于“颠当”的描写：“成式书斋前，每雨后多颠当。窠深如蚓穴，网丝其中，土盖与地平，大如榆荚。常仰捍其盖，伺蝇螻过，辄翻盖捕之，才入复闭，与地一色，并无丝隙可寻也。其形似蜘蛛，如屋角乱网中者。《尔雅》谓之王蛛，蝎，《鬼谷子》谓之蛛母。秦中儿童戏曰：‘颠当颠当牢守门，螻螻寇汝无处奔。’”按《尔雅·释虫》有“王蝎”，郭璞注：“即螻螻，似蜘蛛，在穴中，有盖。今河北人呼蛛蝎。”蛛蝎、螻螻同音，而与“颠当”一声之转，今通作“螻螻”(Latouchiadauidi)，蛛形纲，螻螻科，长约1厘米，身体瘦小，俗语状瘦的“叮当”就是它了，应该是“瘦得像个螻螻”。

螻螻不但瘦，而且“穷”，观其“窠深如蚓穴，网丝其中”，蓬门荜户、家徒四壁的样子，穷和瘦是很容易产生的拟人联想。但是俗语以螻螻明喻瘦，却不用它明喻穷，只说“瘦得像个螻螻”，不说“穷得像个螻螻”，其中原委还需进一步推究。

棋，频置脯，斟酒于前。其人贪戏，但饮酒食脯。”《世说新语·容止第十四》：“诸阮皆能饮酒，仲容至宗人闲共集，不复用常杯斟酌，以大瓮盛酒，围坐，相向大酌。时有群猪来饮，直接去上，便共饮之。”《李娃传》：“生遂惊起，莫敢仰视。与之拜毕，叙寒暄，触类妍媚，目所未睹。复坐，烹茶斟酒，器用甚洁。”《初刻拍案惊奇》卷七：“小道士遵师言，鞠躬旁站。玄宗愈看愈喜，便叫斟酒赐他，杯杯满，盏盏干，饮勾一斗，弟子并不推辞。”直到现代汉语里，“斟”作为“斟酒”义仍在书面语中存在。

综上所述，“酬”、“筛(筛)”在上古由于人们对事物、行为具体分工的认识，二者各司其职，但由于彼此之间在词义上又有相关性，故在语言的长期使用中，二者按照各自的轨道发展演变，直至近代在表达“斟酒”义上交会，与“斟”构成一组同义词。之后汉语在发展进程中，由于语言经济性原则的作用，“酬”、“筛”作为“斟酒”义在汉语共同语中被逐渐淡化而仅在某些方言中运用，而“斟”在现代汉语共同语中仍保持稳定地位。

(通讯地址：361005 厦门大学中文系博士生)